

警眾偈的美學

釋見融

是日已過 命亦隨滅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
大眾 當勤精進 如救頭然 但念無常 慎勿放逸

二〇一二年三月，春分之際，「香光莊嚴雜誌社」再次著手收錄清淨梵唱，其中我唱誦了一曲〈普願警眾偈〉。整首梵唱也只不過短短一分又幾秒鐘，然偈短意豐，千百年來一直在梵刹、行者心中傳唱，是一首醒世惕語，足以讓人低迴、沉思再三。三十四個字的偈語，說盡人間生命短暫與無常，惟有精勤不息，才能看見生命稍縱即逝的亮光，不僅如此，也隱約透露佛菩薩不忍眾生苦的悲憫情懷。

文意美學

不久前在《人生》雜誌及網路上，同時看到一則很動人的傳說——日本「回首阿彌陀佛」的故事。

傳說在西元1082年有天早晨，京都永觀堂的住持永觀和尚，經行念佛時，阿彌陀佛驀然從佛桌徐步而下，走在永觀的前面，與他一起經行。此時的永觀，非常驚訝！而啞然躊躇之際，阿彌陀佛回首向永觀微笑著說：「永觀，太遲！」或者有一種說法是：「永觀，快跟上！」意思是「永觀，不要躊躇不前，趕快前進來啊！」

雖然是個傳說，但在我心裡，這是一個佛菩薩勸慰眾生，要趕快精進修行的意象，感覺到阿彌陀佛那柔軟無比的慈悲，無限深刻、悠遠！阿彌陀佛回首一望，一笑、一語中，把佛心不捨眾生受苦，期盼眾生趕緊加快腳步修行的慈悲，表露得淋漓盡致。對我而言，「回首阿彌陀佛」與〈普願警眾偈〉，雖異曲卻同聲唱著相同的調。

生命是脆弱、無常的，姑且不論這是為佛教所強調，在這世上的有情，沒有不在經歷生命分秒遞減的事實，有情識的人類，應該最容易感發，只是年

齡差異，人生經歷有別，各來吟詠一段警眾偈，而有深淺不同程度的感觸。一個正值人生之秋的我，驀然回首，有的是一臉驚慌和喟嘆，與阿彌陀佛那個回眸，恰好形成「迷」與「悟」的強烈對比。所以，阿彌陀佛才輕喚：「永觀，快跟上腳步來！」陡然一覺，永觀就是我，我就是永觀；永觀就是普賢菩薩心中的「大眾」，「大眾」就是阿彌陀佛心中的永觀，我就是那大眾！日後再唱起警眾偈，已然將佛菩薩慈愛、掛念的凝望融進偈言裡。

警眾偈，在佛門暮課每日必誦，或者在念佛圓滿日的大回向時，也以此偈作為整個儀式的句點。雖然二者唱誦曲調不同（見譜例），但都被應用在修行法事上，提醒大家趕快精進努力，做好當下，莫待明天。有如古諺：「莫待老來方學道，孤墳都是少年人。」詩亦有云：「奉勸諸賢及早修，光陰似箭去難留，寒來暑往催人老，不覺青年白了頭。」那是對眾生生命深沉的憂慮，而殷殷垂提自覺自醒的佛心佛語。

梵唄美學

簡短的警眾偈，也可以呈現佛教梵唄的「教化」

思想，藉由深妙清雅、節奏有度的聲調，把佛法深奧義理——無常，以及佛菩薩的悲懷傳遞出來，這就是佛法的微妙音聲。我們可以在佛法微妙音聲的世界裡，體味宗教含義與佛教美學，最重要的是，能夠從妙音裡獲得佛法妙智。

很明顯，警眾偈是以「偈」的形式表現，這是「十二部經」體裁之一，是遠古時代佛陀因應說法弘教需要而產生。《法華義疏》提到：「何故諸經有長行與偈？」這是因為眾生所好各不同，有的樂長行，有的樂偈頌；或者有的聞長行不了，聞偈頌便悟，佛陀隨眾生意才說長行或偈頌。因此偈就成為漢傳佛教梵唄的表現文體之一，貫穿在佛教行文之中。

如我們所知，漢譯偈頌，跟中國古代詩體的格律有關。隨朝代不同，詩體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之別。不過漢譯佛經時，為了普及化地深入人心，譯經師刻意以當代人易懂的文體為偈，並且不在乎仄、對仗、押韻以及句數上多加琢磨，就因為如此，偈頌便讓人感覺簡短卻蘊義深遠而廣為傳誦著。現在我們所唱誦的警眾偈，便是四言八句偈，

文句樸實、易曉，整個偈頌感覺起來，既有詩的美妙，又可吟可唱，添增偈頌本身豐富的可讀性，不會感到乏味，如此事半功倍地達到以偈頌傳遞甚深義理的功能。

梵唄本身的音樂結構，基本上是五聲音階或七聲音階調式構成，只要稍加練習便可以朗朗上口。易於唱誦還有一個原因，便是偈頌的音樂形式，大都是反覆迴循的旋律，以一句或二句或三、四句為單位反覆，形成大同小異的定型曲調。這樣的梵唄簡潔無華，也蔚為梵唄沉穩的風格。現在選錄的警眾偈，基本上算是二句為單位迴環的梵曲。雖然唱到「如救頭然」來個變化轉高音，有如低昂之際，梵響干雲，莫不開神暢體，豁然醒悟的意味；接著「但念無常」一字一音的唱法，又像帝釋鼓般警策大眾前進；「慎勿放逸」又回歸原來曲調作結束，似乎又勸說要保持恆常精進。梵曲到了曲末，好像是從既定旋律中出走，如此出走方式就好像藉由樂音娓娓述說法要，我們就從動態的樂音，讀出偈言要傳達的意思。

我們對聲音是直觀的，如果再從另一個面向看整

首梵曲的旋律安排，讓人感覺到其實在簡約無華中不失變化，避免因迴循而落入單調無趣，加強梵曲在藝術層面的美感。仔細聆聽的話，可以覺察我們的心，突然在這轉變處被提振起來了呢！

旋律迴循反覆，已經成為梵唄特有的風格，由此表現佛教淡、靜、淨、簡的意境。

此外，從生命觀照角度來看這樣地唱誦方式，林谷芳教授便認為，迴循反覆的旋律特色，表現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關聯，這是與生命情懷連結的人間性。上述提到譯經師以易懂的文體為偈，這絕對是站在人間立場來考量，以貼近眾生心靈的感覺來為眾生著想，讓每個唱誦者能碰觸到人的生命本質。生命本不是簡單的事，必須在不斷重覆中反芻、推敲、反省，才能有所沉澱，體會生命的況味，在簡單純樸中找到力量，那才是生命底層真正的能量，也才能源源不絕而感到對生命的踏實。當我們能安於這樣反覆迴循，唱誦警眾偈時，我們將聽到內在呼喚自己的音聲，也將感受到佛菩薩欲拔眾生沒在生死長河之苦的悲懷。

唱誦美學

在沒有文字記錄的原始佛教，音聲語言成為佛陀和眾生交流的主要工具，佛以音聲弘法，引領眾生修道證果；比丘之間也以口耳相傳方式誦習佛經，因而音聲語言就是當時的載道工具。現在我們可以從經藏或律藏裡找到，佛陀反對比丘用外書音聲誦經，但允許建立屬於佛教自己歌詠聲唄風格的記錄，以歌詠聲說法，但不能「過差」歌詠聲說法，便一直被傳承下來。中國佛教千百年來也因此承襲這個規定，如今唱誦已成為中國佛教特有文化之一，不管唱誦是否因地域性而有差別，除了解、行之外，唱誦亦成為佛教徒一項重要的修行入門。

現在大家所熟悉的梵唄，都是中國佛教的唱誦方式，既是佛教的文化，其意涵就是宗教性的。雖然唱誦也有旋律，在宗教的概念下，唱誦即是一清淨的諷誦，因此與唱誦者的身心狀況息息相關。唱誦者以清淨之心，始能發出清淨之聲，唱誦者必須作好自己的情緒與心靈觀照，也就是把自己的身、口、意三業，落實在一個安穩、祥和、真誠的淨業之中，如此唱誦起來，便與宗教性有所連結，將宗

教情操及個人的生命情懷串連起來，這些是超乎語言概念所能表達的，然實際上已在唱誦中直顯佛教的「智」與「悲」，並與個人的生命相對話。不管是讚或偈、咒、經文的唱誦，其作用都是一樣的。這是聲音與心境彼此的關係，莊嚴梵唄聲不是人為刻意的音聲，而是由行者的心境所流露。

回到唱誦的現實面來，除了觀照三業清淨外，調息、發聲也是唱誦必要注意之處，《高僧傳》記載，支曇籥曾「夢天神授其聲法」，法平的「響韻清雅，運轉無方」便說明發聲、運氣跟唱誦有著密切關係，而「深遠聲齊輪發聲猶如雷震」更說明「佛音如雷」的微妙清淨且影響深遠。

此外，對於唱誦內容文意，也應加以理解、研讀，就怕文意不通而不成聲調。例如〈警眾偈〉的意旨何在，理解了，配合唱誦者的身心淨業，縱然只是清音梵唱，卻已超越聲音表層，帶來強大感染力，引起共鳴，開導眾心，所謂「轉讀之為懿，貴在聲文兩得。」這樣才可能感動人心，讓聽者的心性有所啟發。東晉的法等，曾於東安嚴公講經時詠誦經文，唱誦畢，嚴公說：「如此讀經，不減發

講。」讚歎法等如此詠誦經文，其效果一點也不亞於解經，讓大眾彷彿置身「我等今日，聞佛音教，歡喜踴躍，得未曾有」的氛圍裡而受到熏陶。我想這才是唱誦要達到的功能，一種可以讓人發展理性上智慧的意樂，這可說是唱誦最極致的美學。

此次光碟所收錄的警眾偈，沒有固定的節拍（譜例一），就像一首自由梵唄。這樣的自由梵唄，大都存在於維那舉腔，或個人獨誦。這種自由只能用心領會，無法言說，也不能用任何符號作標示，但已把生命豁達，與佛法解脫無礙的思想隱涵在其中。以自己的唱誦經驗來說，雖說是節奏自由，依然是以一份真誠、對法的渴仰、自勉作為心的節奏引領自己唱誦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唱誦出生命真正的豁達與解脫。當然要達到這個理想境界，不能光說不作，必須要能及時精進，勤而不懈。

靜聽美學

記得剛學佛時，在寧靜的寺院，只要傳來法師們的梵唱或聽到悠遠的鐘聲，就會感動得淚流滿面。漸漸地才明白，素樸的梵聲其實是代表我們心靈深

處的聲音，終其一生我們都在尋找這樣的聲音，是一種安定、穩重、智慧與慈悲，在我們的生命中永遠需要這種力量。會感動，是因為我們對這份力量的渴望，因而，「聽」就不止於感官上的刺激罷了！

偶爾，我們會聽到「某某人唱梵唄好好聽喔！」其實，梵唄與音樂不可同日而語，不要只停留於感官上的覺受，而是要能從唱誦的音聲獲得法喜與法益。「梵音海潮音，勝彼世間音。」「梵音深妙，令人樂聞。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經文，認為梵音是世間最美好的音聲，我們之所以認為它美好、莊嚴，是因為我們用心靜聽。靜聽，是耳根聽覺的作用，更是聽覺上的修養，隋朝的慧常只要梵聲一發響，颯然傾耳，而有「若此聲梵，有心聞之何得不善也」的讚譽，可見靜聽也是心靈上的學習，讓我們從聽覺感受，逐漸走向心靈的領悟。又像白居易「……一聲來耳裡，萬事離心中。」再則像孟郊「……學道三十年，為免憂生死。聞彈一夜中，會盡天地情。」這是由靜聽而達到情性上的意樂。他們二人都是愛琴之士，聞琴聲而能與天地、生命交

融，然現在我們不聞琴聲，而是聽聞詠唱梵唄，我們是否也能融入聽聞梵聲的意境中，讓我們對自己的生命有所啟發，洞徹生命的內涵？

餘音

走筆至此，警眾偈也已唱至下行煞板處，不管唱誦也好聽聞也好，歸結——在於生命變化無常，我們當有所警策與精進。這讓我想起了一段小插曲——曾經有個同學，在下課前十五分鐘才匆匆跑進教室，看到法師，很不好意思說：「來撿戲尾啦（台語）！聽多少算多少。」聽說古早以前的戲院，放映結束前就不收門票，大家便可以溜進戲院「撿戲尾」。如今溜進教室的這個人，抱持著再忙也要來聞法，縱然只聽得一二句，也歡喜信受，就像「撿戲尾」一樣。原來，「撿戲尾」就是精進、用功，隨時把握機會，永遠不說太慢或來不及，否則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。」「永觀，太遲！」一記警鐘已然輕叩，在這人世間迴盪，因而我們要加緊步伐才是！

【註】感謝 謝惠文老師為〈警眾偈〉記譜

【譜例一】警眾偈——自由板

警眾偈

釋見融法師唱
謝惠文記譜

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？

大眾當清淨，如救頭燃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。

【譜例二】

警眾偈

香光尼僧團法師唱
謝惠文記譜

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？

誰那起腔 [大眾接唱]

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？

誰那唱腔二字 [大眾接唱]

動精進，如救頭燃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。

